

腊月记

(组诗)

■张凡修

年根

这一年
坎坷、事儿多
甚至,年根的雪
也强化我的孤漠
这一年
我活在亲人的风景中
亲人的关注
荡漾着,我的荡漾
亲人的叮咛
滋润着,我的滋润
年根了
请为我守护一片宁静吧
雨可以挥霍
雪必须搜集起来
雪通往集市
果蔬、腊肉、窗花
这些节日必备的年货
都安身其内
年根,我遇到什么
什么就值得拥有

腊月记

窖里的白菜脱帮了
腊月就到了
从这天起
许多事物变得
易于柔软
而风箱里的鸡毛
却格外硬挺
在早上
有袅袅烟尘
烟尘颠覆了我们原有的
一日三餐
中年了,应少食多饮
堆积的碗筷
“静立在浅蓝色水塘里”
浮于水面的白瓷
在铺排的眉笔下
装饰
窖底的青绿
一些
不得不清理的残片
一些
堆积的风箱声
疏通这个腊月
泄密的途径

腊月

腊月,所有的鸟儿都飞回来
鸟儿衔一粒种子,埋在家门的雪地里
这一切,似乎来得
缓慢。人们依旧在清晨行色匆匆
暮色降临之后,比鸟儿
更懂得安然

月亮升起来
万物都碎成了模糊的影子
窗外的鸟儿不再飞走
树梢倾泻的微光
斑斑点点,打上节日的印记
有时候,腊月雪落得多
加深了种子的湿度

腊月的归人

乍暖还寒
渔人收起择净鳞光的空网
罩住我的麦地

月影冰冷
一小格儿一小格儿
从窟窿漏下来
汇成流水,转瞬冻结
——这么多年
我一直是腊月的归人

踩着细碎的月亮花
冰碴子咯吱咯吱
像鱼群蹭着麦秆
走着走着,雨水就堵住了筛子



■张大斌

草原的壮美,辽阔得就像凝固的大海,波澜起伏,横无际涯。辽阔绷直了大地,也拉低了天空,令我想起碧水蓝天。天空低得挂不住一朵薄如蝉翼的云朵。白云似蒲公英一样,一朵一朵地往草原上滑落,有人急得跳脚,真想冲向远方,去撑住这一朵朵白云。

仅仅三年时间,我就到草原两次。上次穿越呼伦贝尔,大呼过瘾。这次从呼伦贝尔到锡林郭勒,一次干掉举世闻名的两大草原,目光所及,皆是青青草地,说不出的酣畅淋漓。

在穿越呼伦贝尔时,大家被它的盛名所覆盖,裹挟,早上出发时天气不佳,雨打车窗,但车上的人依然保持着足够的热情和期待,眼睛贴在车窗上,心口提到嗓子眼上,草原换装登场,不唱大风歌,小夜曲一样动人心弦。

东边日出西边雨。这句唐诗更适合做大草原天气预报的解说词。穿过一段草原,便得云开雾散,晴空万里,阳光像金丝线一样洒满草原,所有的牧草都抬头仰望,顶礼膜拜,这就是他们的长生天。那些起伏的山坡上如凝脂般饱满,把绿色的嫁妆铺向天边。湿地里的水塘,像一面面镜子,天上有的,水塘里照样有。大大小小的水塘,暗通款曲,形成溪流。正在亲吻河流的牛羊那美丽的倩影,就被河水悄悄的,带向远方。

啊,草原大世界的美,像孔雀开屏,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徐徐张开!雨打车窗换成了人打车窗,再

也没人受得住车厢的束缚了。

第二天从阿尔山出发,天气特别讨好,一出门就一个劲地表现自己,一片开阔的大草原无需铺垫便闪亮登场,从路标上辨识,这是锡林郭勒。这使我立即回忆起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我不是草原人,我对草原是陌生的,彼此无冤无仇无牵无挂,是黑骏马让我认识了草原,使我对草原有了万般难以割舍的柔情。张承志笔下的蒙古草原,他的名字叫做锡林郭勒。锡林郭勒大草原,你孕育了黑骏马,救赎了失落的白音宝力格,救赎了深夜从熟睡的母亲身边逃走的热血少年张承志。今天,也求你救赎我一回吧:请带我走出人生的迷茫!

语言对我来说,是天生的弱项,看着路上一连串不同的蒙古语地名,我努力想记住它们,但舌头在喉管却开始谋反,阳奉阴违不听使唤,叽里咕噜半天把大脑也搞成了一团浆糊。只好用我熟悉的母语不断地高喊: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动物世界有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一群一群的牛羊,像一个一个组织严密的团队,慢悠悠地享受着草原。它们有时吃草,有时信

步,有时三五一组站立不动,彼此关爱。牛羊有牛羊的语言。我想,它们站在那里,不动,用鼻子嗅来嗅去,应该是在谈论我们,评论我们的龌龊也未可知。牛羊中也有很文艺范的诗人。我见过一大群牛羊,集体过一道山梁,一头穿迷彩服的牛,却突然停下不动,独立山梁,目光深邃,久久不去,像个特立独行的诗人,而此刻,草原正是落日熔金,金色的夕阳把草原照得金碧辉煌。我想,那头牛定是醉了,它被夕阳描绘的情影,就是一首献给大草原的赞美诗。

草原的壮美,辽阔得就像凝固的大海,波澜起伏,横无际涯。辽阔绷直了大地,也拉低了天空,令我想起碧水蓝天。天空低得挂不住一朵薄如蝉翼的云朵,白云似蒲公英一样,一朵一朵地往草原上滑落,有人急得跳脚,真想冲向远方,去撑住这一朵朵白云。有时候白云就真的掉下来了。你仔细看,结果是从远处飘来的一群慢吞吞的牛羊。有时候就在白云掉下来的一瞬间,又出现了奇迹,被一片缓缓上升的草地托起,把它送回了蓝天。

草原挽救了白云,草原对白云

有再造之恩。

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都是我国最美的四大草原之一,锡林郭勒的面积差不多是呼伦贝尔的两倍。但这些都重要,很多人到草原来,都不是为了涨知识,而是唤醒自己沉睡的梦想和激情。那些奔驰在草原上的小车,差不多都是来看草原的。在这些人的生命中,草原是他们远方的至亲,是席慕容歌中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来草原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像我一样,三年就来了两次。他们在生活的泥淖里,扑腾,抓不住一根稻草,越陷越深,快不能自拔了,就要躺平了。他们必须到草原来,向草原搬救兵,去重新占领自己丢失的城堡。救人还需自救,强人必先强心,扶人必先扶智。草原有医治心灵的绝活。他会准确地找到你的病根,慢慢撕开你粘连的心结,插上心灵的翅膀,让你重新做回初生牛犊。你看,草原天路多像一柄无比锋利的宝剑,直指苍穹,所向披靡,开拓天际,与尔同销万古愁。

草原上的蒙古包已经很少了,它们已经成为旅游景区招揽生意的一个摆设。牧马人和牧羊人也



雪地精灵

宋道君摄于峨眉山

空山簌簌

■刘红

山里不只银杏,还有水杉、红枫、松树、芦苇……各种颜色相映成趣,绚烂而宁静。空山的意境,我很喜欢。松风簌簌,参天古树直入云霄,红山楂若隐若现,整个山谷空旷无人,偶尔有鸟叫从远处传来。

喜欢到山里去看最深的秋,秋色明媚,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再不看,又得等一年了。人生哪里经得起几番秋去秋来?所以,不想等,说走就走。

秋冬交替之际,真美啊,原是用色彩迎来送往的,斑斓得落不下一丝惆怅,满城尽带黄金甲,霜叶红于二月花。原来每一季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就像我们的人生,童年有童年的天真,少年有少年的飞扬,青年有青年的朝气,中年有中年的成熟,老年有老年的慈祥,每一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风和日丽。

于是驱车进山,四周的山峦尽笼罩于淡淡的雾霭之中,远山,白云,红叶,人家,倘若人间仙境。微风吹过,山坡上片片落叶纷飞,细碎的金黄,铺天盖地,蔓延成一片金色的海洋,此时宁静的山林荡漾起诗一般的涟漪。心里想要的秋天,大抵如此吧!

一路上人迹罕至,车也少,我兴奋地下车,开始了徒步,张开双臂,好不快哉,觉得这山林,这秋天,都是我的了。

秋在哪里?在山林里。棵棵银杏,寂然在风里。我情不自禁地来到一棵银杏树下,地上已经铺满了厚厚的银杏叶,踩上去厚厚一层发出清脆声响,置身其中感觉像是电影里的画面。我俯下身子从地上拾起一片叶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掌心抚摸,端详着它。它似乎在向我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就像上天注定一样,叶子从发芽到长成绿色,再到发黄,最后以一种优美的方式落下。它的使命是告诉辛勤的人们,冬天到了。它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使命,于是安静地躺着,躺着……

我怀着虔诚的心情,在心底轻轻地默念起一首写过的小诗:

叶子打动我们的,

往往不是它的美丽,而是那种坚守,是它从春到冬,历尽风霜雨雪,被时光雕琢得百孔千疮,仍然还能泛着岁月的光彩。我们都是大自然中的一片叶子……

山里不只银杏,还有水杉、红枫、松树、芦苇……各种颜色相映成趣,绚烂而宁静。空山的意境,我很喜欢。松风簌簌,参天古树直入云霄,红山楂若隐若现,整个山谷空旷无人,偶尔有鸟叫从远处传来。

记得小时读到王维的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那时读到这首诗时,只觉得寂静美好,并不明白诗里的深意。现在读,自然添了许多的感受,尤其是在有过许多的生活经历之后,这里的纯净天真,愈显珍贵……

我很喜欢这些长在深山里 的银杏树和红枫,他们不仅看起来玉树临风,英姿飒爽。更重要的是,千百年来就这样一直默默无闻的坚守,不惧风雨不惧寒暑,像一个个勇士守护着这里。我充满感慨,正直、坚毅、庄重这些看似平凡的精神,不正是我们要一直坚守的初心吗?

突然想起塔可夫斯基在《时光中的时光》的一句话:“一个人必须独处,贴近自然,贴近动物和植物,与之相触相通。”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更贴近自己的内心;而贴近自然,贴近动植物,其实也正是发现自我,寻找自我的过程。

在这一点上,塔可夫斯基说得很有道理。每一次的山行,这大山、丛林,以及山水从林间的草木光阴,便是它禅寂一般的精神,给我带来心灵的洗涤。

心越是安宁,越是欢喜。

此生唯有草原不容错过

行走笔记

腊八搅团

■田雪梅

餐桌上,浓白黏稠的搅团热气腾腾,配上红亮亮的油泼辣子,香喷喷的蒜泥,吃一口,唇齿留香,滋味悠长。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的娘家腊八这天有吃搅团的习俗。几年后,我把家乡的习俗也带到了婆家。

腊八那天,爱人照例在厨房里要给我们做顿丰盛的饭菜。我弱弱地说我想吃老家的搅团了。爱人当即停下手里的工作,轻松地说:“那还不容易,想吃,你教我,我做给你吃。”爱人的体贴让我心头一暖。我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起老家吃的搅团,他听得心弛神往,“经你这么一说,搅团可谓人间美味,我都要垂涎欲滴了。好吃!请老师开始授教吧!”

我把食材和做搅团的步骤一一说给他听,他像小学生一样边听边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

爱人选土豆,按我的提示,特意挑了五个皮粗的土豆,因为那种土豆又绵又沙。他把土豆切成块,放进锅里,开慢火煮,等土豆煮烂,用勺子沿锅边压碎,不留一个小疙瘩,土豆熬成了又浓又白的土豆汤,放些盐。一手抓面撒,一手用筷子先顺时针再逆时针方向搅,手要不停地搅,还要快,以免粘锅。搅团越来越稠,爱人搅动的手一停,锅底传来了一股糊味。“哎呀!”经我一提醒,他赶紧补救。我记得母亲教我搅搅团时,搅到插根筷子能立住,搅团就搅好了。看锅里的搅团“噗噗噗”直冒泡,我让爱人插根筷子试试,果然,筷子立定了。搅团做成功了。爱人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搅团不加配料吃,黏稠绵软,而加配料,味道更是醇厚纯正。于是我剥蒜捣蒜,爱人烧油,随着“滋啦”声响起,油泼辣子的香味弥散而来,飘到厨房,飘到门外,飘到了我们全家人的心田。爱人还特意把从乡下带来的腌酸菜盛了一盘子,说是让我好好重温过往的岁月。

餐桌上,浓白黏稠的搅团热气腾腾,配上红亮亮的油泼辣子,香喷喷的蒜泥,吃一口,唇齿留香,滋味悠长。孩子吃完,直叫好吃,破天荒,第一次把粘在碗边的搅团用小勺刮了又刮,吃得干干净净。

腊八搅团让人暖意融融,家的温情直抵心房。都说名厨的饭菜香在唇齿,而家人做饭浓在肺腑。的确,一顿饭,用了心,便贴心,暖心。

岁月留痕

百姓故事